

# 目的地不明

〔英〕A·克里斯蒂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 目的地不明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杨照明 译 熊德威 校

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

封面设计：周建夫

### **目的地不明**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字数 150 千  
1980年8月第一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530,000册

---

书号：10118·306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定价：0.60 元

## 第一章

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把一个厚厚的玻璃压纸器向右移动了一点，他的脸与其说显得沉思或心不在焉，倒不如说是无表情的。由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人工光线下，他的面色苍白。你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习惯室内生活的人，一个经常坐办公室的人。要到他的办公室，必须经过一条长而弯曲的地下走廊。这种安排虽然颇有点不可思议，却与他的身份相适应。很难猜出他有多大年纪。他看起来既不老，也不年青。他脸光光的，没有一点皱纹，但两眼显得过份疲惫。

房里另一个人年纪要大一些。他的脸色黝黑，留着一撇军人的小胡子。他动作灵敏，有点紧张不安的样子。甚至现在，他也不能安静地坐着，而是在房里踱来踱去，并不时地从嘴里爆出一两句话来。

“报告！”他暴躁地说，“接二连三的报告，但他妈的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！”

那个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低头看了看他面前的文件。在一堆文件的顶上头放着一张写有“托玛斯·查尔斯·贝特登”字样的名片。名字下面划有一个问号。这个人沉思地点点头，然后说：

“您已经看完了这些报告，难道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吗？”

另一个人耸耸肩头。

“怎么能辨别呢？”

坐在桌后的那个人叹了口气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的确很难分辨。”

年纪较大的那个人象机关枪连射那样快地继续说：

“罗马和都灵来的报告：有人在利维拉看见他；有人在安特卫普注意他；有人在奥斯陆肯定认出他；有人在毕阿里兹肯定看见他；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见他行动可疑；在奥斯登海滩上看见他和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在一起；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只猎犬在布鲁塞尔大街上蹒跚；暂时还没有人看见他在动物园里抱着一匹斑马，但我敢说，那样的报告也会出现的！”

“你本人没有任何想法吗，沃顿？就我而言，我对安特卫普的报告抱有希望，虽然那个报告还没有使我们取得任何成果。当然，现在”——这个年青人停止了讲话，好象要睡着似的。但很快他又醒过来，含糊其词地说：“是的，或许，但是——我觉得奇怪。”

沃顿上校突然坐到椅子的扶手上。

“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，”他坚持说，“他们是怎么走和为什么走的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搞清楚。每隔个把月就损失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并且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，为什么走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那是不行的。他们

是到我们所想的那个地方，还是哪里？我们一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地方去了，但是现在我却不那么有把握。最近从美国寄来的有关贝特登的内部消息你都看了吗？”

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点了点头：

“在大家都左倾的时候，他也有通常的左倾观点。但据我们所知，他的左倾观点并不具有持久性质。大战前他工作就干得不坏，但没有获得惊人的成就。在曼海姆逃离法国之后，贝特登被指派为他的助手，结果娶了曼海姆的女儿为妻。曼海姆去世后，贝特登独自进行工作，并且作出了卓越成就。由于ZE裂变（原子电动裂变）这一惊人发现，他一举成名。ZE裂变是一项辉煌的彻底革命性的发现。它使贝特登登上荣誉的顶峰。他本来已打定主意要在美国干一番事业，可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死了。这使他悲痛万分。以后他就到英国了。近一年半来他住在哈威尔。六个月以前他又结婚了。”

“这有问题吗？”沃顿机警地问。

捷索普摇摇头。

“根据我们所能查明的情况，还看不出什么问题。她是当地一个律师的女儿。结婚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。就目前我们已查明的情况来看，她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。”

“ZE裂变，”沃顿上校用厌恶的口吻阴郁地说：“他们用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我一点也不懂。我是一个旧式人。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分子是什么样子，而他们眼下却要分裂宇宙万物。什么原子弹、核裂变、ZE裂变、以及这样那样的裂

变。而贝特登却是一个主要的裂变主义者。在哈佛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他们说他是举止文雅的人。至于他的工作，倒没有什么突出或卓越的地方。不过是在ZE裂变的实际应用方面搞些花样而已。”

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。他们的谈话东拉西扯，几乎是想说啥就说啥。调查报告在桌子上堆成一叠，但这些报告都毫无价值。

“当然，在他到达英国的时候，已经对他进行过彻底审查，”沃顿说。

“是啊，一切都十分令人满意。”

“他来这里已一年半，”沃顿沉思地说，“你知道，他们受不了安全保卫措施、长期受审查、以及修道院式的生活。这一切使他们变得紧张不安，变得古怪。这种情况我看得够多了。他们开始梦想一个理想世界。自由、兄弟般的关系、分享一切机密、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而工作。就在这样的時候，那些多少是人类渣滓的人发现他们的机会来了，就抓住了它！”他擦了擦鼻子。“再没有比科学家更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了，”他说，“所有骗人的宣传工具都是这么说的。我不十分了解为什么。”

捷索普微微一笑，很疲乏的一笑。

“哦，是啊。”他说，“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。这很危险。我们这些人则不一样。我们无雄心壮志，不想去拯救世界，只想做一点具体工作，捡取一、两个破碎的零件或拿掉一两把扳手，在它卡住机件的时候。”他沉

思地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。“我要是多知道一点贝特登的情况，那就好啦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活动，而是那有启发意义的日常生活小事，比如哪一种玩笑能引起他发笑，什么事情使得他骂街，他钦佩哪些人，他讨厌哪些人。”

沃顿好奇地注视着他。

“他的妻子怎么样？你试探过她啦？”

“试探过好几次了。”

“她不能有所帮助吗？”

另外一个人耸耸肩说：

“眼下她还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。”

“你认为她了解一些情况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但她不承认她了解任何情况。她的一切反应也都是这种情况下常见的：焦虑、悲伤、忧心忡忡、预先没有什么暗示或疑心、丈夫的生活完全正常、没有任何的紧张不安等等。她的看法是，她的丈夫被绑架了。”

“你不相信她吧？”

“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，”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严厉地说，“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。”

“可是，”沃顿慢吞吞地说，“我想我们也应当虚心一些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您每天玩桥牌时都能碰上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女人。”

沃顿会意地点点头。

“这就使事情更难弄清楚了。”他说。

“她马上就要来见我。我们又要把所有的问题再重复一



遍。”

“这是唯一的办法，”沃顿说，“但是我实在受不了。我没有那种耐心。”他站起来。“好吧，我不再耽误你了。我们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，是吗？”

“很不幸，还没有。请你把那个奥斯陆报告专门检查一下。那是一个可能的地点。”

沃顿点点头出去了。另一个人拿起电话听筒说：“我现在要见贝特登夫人。请她进来。”

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，直到有人敲门，贝特登夫人被送进来为止。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，年纪大约二十七岁。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有一头极其漂亮的赤红色头髮。在这头漂亮的红髮下，她的面容看起来就几乎无足轻重了。就象我们经常红发女人脸上所见到的那样，她也有一双睫毛很淡的蓝绿色眼睛。他注意到，她没有化装打扮。他一面欢迎她，让她舒服地坐到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，一面在考虑为什么她不化装打扮。这使他有点倾向于认为，贝特登夫人所了解的情况要比她曾经承认的要多。

根据他的经验，极度悲伤和忧虑的女人通常不会忽视打扮自己。因为意识到悲伤给自己的面容所带来的损坏，她们要尽力修补这种损坏。他怀疑贝特登夫人之所以蓄意不化装打扮自己，乃是为了更好地扮演一个心烦意乱的妻子的角色。她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哦，捷索普先生，我希望——有新的消息吧？”

他摇摇头，温和地说：

“贝特登夫人，要您又象这样来一次，我感到很抱歉。

我们还不能向您提供任何肯定的消息。”

奥莉芙·贝特登迅速说：

“这我知道。您在信里已经这样说了。但是，我不知道，在那之后是否——哦，我很高兴来这里。整天呆在家里纳闷和胡思乱想——那是最糟糕不过了。因为您什么事也不能做！”

那个叫做捷索普的人安慰她说：

“贝特登夫人，如果我再三问您同样的问题，强调同样一些要点，请你不要介意。您要明白，经常有这样的可能：您突然想起某件小事，某件您过去没有想过的事，或者您过去认为不值得一提的事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我懂。请你把每一件事都再问我一遍吧。”

“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是他离开英国到巴黎开会的时候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捷索普很快地说下去。

“他参加了头两天的会议。第三天他没有参加。据说，他曾告诉他的一个同僚，那天他不准备参加会议，而要去乘‘苍蝇艇 (bateau mouche)’旅行。”

“乘‘苍蝇艇’？什么是‘苍蝇艇’？”

捷索普微微一笑。

“就是那种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小船。”他机警地看着她。“您觉得这不太象你丈夫干的事吗？”

她怀疑地说：

“不太象。我倒认为，他会十分热烈地参加会议上的一切讨论。”

“有这种可能。然而，那天讨论的题目不是他感兴趣的题目。因此，他可能有理由让自己休息一天。但是，您觉得您丈夫不大可能这样做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他那天晚上没有回他住的旅馆，”捷索普继续说，“就目前所能查明的情况来看，他也没有越过国境。您是否认为，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护照，用别的什么姓名？”

“哦，不会有。他为什么会有呢？”

捷索普注视着她。

“您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这样一个东西吗？”

她使劲地摇头。

“没有看见过，而且我不相信他会有第二个护照。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。我不相信他是蓄意离开，象你们所力图查明的那样。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，或者——或者有可能他丧失了记忆力。”

“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吧？”

“是的。他工作很努力，有时感到有点儿疲乏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他有没有任何烦恼或消沉的表现？”

“他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烦恼或消沉。”她用颤抖的手指打开手提包，把手帕拿出来。“这一切太可怕了，”她的声音在颤抖，“我简直不能相信。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向我

说一声就离开我的。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他可能被绑架，或者也许遭到歹徒的袭击。我尽量不去这样想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结局必然是这样。他一定已经死了。”

“请别这样想，贝特登夫人，现在还没有必要那样推测。要是他死了，那他的尸体到现在一定早已发现。”

“那不一定。可怕的事情经常发生。他可能已经被溺死或被推进一个阴沟里去了。我相信在巴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”

“贝特登夫人，我敢向您保证，巴黎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城市。”

她把手帕从两眼拿开，十分生气地凝视着捷索普。

“我知道您在想什么，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。汤姆·是不会出卖机密或泄露机密的。他不是共产党员，他一生光明磊落。”

“他的政治信仰如何，贝特登夫人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在美国是一个民主党人。他在英国投工党的票。他对政治不感兴趣。他是一个科学家，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。”她又毫不示弱地补充一句：“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。”

“是的，”捷索普说，“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。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。他可能被人用高价引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了。”

“这不是事实。”她又生气了：“这是报纸上力图证明

---

• 托玛斯·贝特登的爱称。

的东西。这是您们这些人在询问我时所想的 东西。这不 真实。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对我说一声就走的，从来没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诉我就走的。”

“那末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吗？”

他再次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。

“什么也没有。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我想他是被绑架，或者就象我所说的，已经死了。要是他已经死了，那我必须知道，必须马上知道。我不能继续象这样等待、纳闷着。我不能吃，不能睡。我担心焦虑得病了。您不能帮帮我吗？您一点也不能帮帮我吗？”

于是，他站起来，绕过办公桌去。他小声说道：“我非常抱歉，贝特登夫人，非常抱歉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么事。我们每天都收到各个地方寄来的报告。”

“什么地方来的报告？”她机警地问，“报告上怎么说？”

“这些报告全都得仔细研究、核查和检验。但是，一般说来，这些报告恐怕都极其模糊。”

“我必须知道，”她又沮丧地小声说，“我不能象这样生活下去。”

“您非常关怀您的丈夫吧，贝特登夫人？”

“我当然很关怀他。要知道，我们结婚才六个月啊，才六个月！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请原谅我问一句，您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吧？”

“哦，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没有因为任何其他女人发生过纠纷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们四月间才结婚。”

“请您相信，我不是说这样一件事很可能，但是我们必须把可以解释他这样出走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加以考虑。您说，他近来并不烦躁、焦虑，也不易怒和紧张不安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贝特登夫人，您知道，从事象您丈夫所从事的那种工作的人是会紧张不安的。他们生活在严厉的保安条件下。实际上，”说到这里，他笑了笑，“紧张不安几乎是正常的。”

她并没有报以微笑。

“他就是和往常一样。”她毫不动摇地说。

“他工作愉快吗？他和您讨论过他的工作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他的工作技术性太强了。”

“您不认为，他对他所研究的東西的破坏能力感到不安吗？科学家们有时会有这种感情。”

“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类话。”

“您知道，贝特登夫人，”他俯身在桌子上，向她凑近一些，抛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，“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，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。然而，不知怎的，您却不帮助我。”

“我还有什么可说，可做的呢？您问的一切问题我都回答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问的问题您都回答了，但绝大多数问题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。我需要一些肯定的东西，建设性的东

西。只有当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时候，您才能够更好地寻找他。”

她回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我明白，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。好吧，汤姆是个快乐的人，脾气好的人。当然也很聪明。”

捷索普笑了笑，说：“那的确是一些好品质。但是，请您介绍一些更具个人特色的东西吧。他读书读得很多吗？”

“是的，读得相当多。”

“读哪一类书？”

“哦，传记一类的书。书籍协会推荐的书。当他疲倦的时候，也看描写犯罪的小说。”

“实际上，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读者。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？他玩牌或下棋吗？”

“他玩桥牌。我们过去每周和伊文思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两次桥牌。”

“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吗？”

“哦，很多，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。”

“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。我的意思是，您丈夫是一个非常关怀他朋友的人吗？”

“他常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。”

“没有和自己特别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吗？”

“没有。您知道，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，并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。在这里他并不认识很多人。”

捷索普看了一下他手边的一张纸片。

“据说，最近有三个人从美国来看他。我这里有这三个人的名字。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，这三个人最近从外国

来，亦和他有过接触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原因。现在谈谈第一个人，沃尔特·格里菲思。他到哈威尔来看过您们。”

“是的，他到英国来进行访问，顺便来看望了一下汤姆。”

“那末，您丈夫有什么反应呢？”

“汤姆看到他感到很惊奇，同时也很高兴。在美国时他们彼此就很熟。”

“您认为这个格里菲思象个什么样的人？请您按您的看法说说看。”

“但是您肯定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。但是我们要听听您对他有什么看法。”

她回想了一下，说：

“哦，他很严肃，但说话有点絮叨。对我非常客气，似乎很喜欢汤姆，急于把汤姆到英国以后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。都是当地的一些杂七杂八事。我对这不感兴趣，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谈到的任何一个人。而且，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准备晚餐。”

“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政治问题？”

“您是在暗示说他是共产党？”奥莉芙·贝特登的脸刷的一下红了。“我敢肯定他不是这类人。他在美国担任过政府工作——记得好象是在地方检察官办事处。虽然汤姆对美国的政治审查说过一些嘲笑的话，可他也严肃地说过我们这里的人不理解他们那边的情形。他说政治审查是必要的。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。”



“贝特登夫人，请您，请您不要生气。”

“汤姆不是共产党员，我一直在对您这样说，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。”

“不，我相信您。但是，这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。现在，谈谈他所接触的从外国来的第二个人，马克·卢卡斯博士。您们是在伦敦多尔塞旅馆碰上他的。”

“是的。我们去看演出，看完演出后在多尔塞旅馆吃晚饭。突然这个叫做卢克或卢卡斯的人走过来和汤姆打招呼。他似乎是一个研究化学的科学家。他上一次和汤姆见面还是在美国。他是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德国流亡者。但是您肯定已经——”

“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？是的，我已经知道，贝特登夫人。您丈夫见到这个人时是不是感到很意外？”

“是的，他感到很意外。”

“感到高兴吗？”

“也很高兴，也很高兴——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？”他紧紧追问。

“哦，他并不是汤姆十分喜欢的人，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，情况就是如此。”

“是偶然相遇吗？他们有没有安排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？”

“没有，那纯粹是偶然相遇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他接触的第三个从外国来的人是一个女人，即卡洛尔·斯佩德夫人，也从美国来。他怎样和她见面的？”